

2005

推原神話：蠶神馬頭娘《搜神記》〈女化蠶〉

陳家威

吳曉君

招肇欣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2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家威、吳曉君、招肇欣 (2005)。推原神話：蠶神馬頭娘《搜神記》〈女化蠶〉。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4-2005》(頁89- 105)。檢自：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2/8

推原神話：蠶神馬頭娘《搜神記》〈女化蠶〉

一、緒論

袁珂指《搜神記》中的〈女化蠶〉（卷十四）是屬於「推原神話」之一。所謂「推原神話」袁珂有說：「推原，就是推尋事物的本源，蠶桑的起源就用這段神話來作解釋，自然是古人天真樸素的幻想。」¹又「推原神話的『推原』，就是推尋事物本原的意思。漢族有蠶馬神話，是借一個被馬皮所裹而代身為蠶的姑娘的神話故事，以推尋蠶桑的來源。」²換言之，古人並不熟識天地萬物、風雲變異的原由，故以「天真樸素的幻想」推想出世間事物之源，而〈女化蠶〉這則神話，則是古人用來推想蠶之起源、原由而成的。有關〈女化蠶〉這則神話的記載很多，散見於不同時代。³此外，從不同的作品中能觀照出，馬頭娘形象的轉變，以至派生出蠶神信仰、崇拜的結果。「蠶女」文化，從此產生兩種分野：其一，是神話中的「馬頭娘」（即《搜神記》中的〈女化蠶〉）；其二，是民間傳說、信仰中的「蠶神」。民間傳說中的「蠶神」亦有多種，當中以蠶神嫫祖、青衣神、宛窳婦人以及寓氏公主。本文將以《搜神記》中的〈女化蠶〉為研究重心，透過與《原化傳拾遺》中的〈蠶女〉作一比較，探討蠶女形象之轉變；此外，本文將會闡述民間各種蠶神產生的原由及功能；最後，亦嘗試與日本的蠶神話作一比較。

二、蠶神話之淵源

有關馬頭娘的神話原型，並非只出現於《搜神記》〈女化蠶〉中的蠶女。推溯馬頭娘形象，可上至《荀子簡注》〈賦〉，當中有載：「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⁴根據以上的記載，馬頭娘這神話故事形象，早於先秦時期已有。但這裡所記載的馬頭娘，欠缺故事成份，亦沒有提及這「女」為何會有「頭馬首」的特徵。至西漢《山海經》中的〈北海外經〉，亦有同樣的記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居樹歐絲。」⁵⁶以及，魏晉時期的〈歐絲〉（《太平廣記》〈歐絲〉出《博

¹ 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182。

² 袁珂：《中國神話史》（臺北市：時報文化，1991年），頁465。

³ 有關馬頭娘這則神話的記載，可參考劉燕萍著：〈難題求婚中的人獸婚——論《搜神記》中嫫祖和女化蠶神話〉，《漢魏六朝文學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浸會大學主辦，2003年12月）：「至於《搜神記》中的〈女化蠶〉的神話，鍾敬文認為並非《搜神記》始載；三國時吳人張儼〈太古蠶馬記〉已載此事。〈太古蠶馬記〉一文幾與《搜神記》〈女化蠶〉一文完全相同，只有三處在文字上與《搜神記》略有不同。唯〈太古蠶馬記〉的作者，以及是篇的出處都存在疑問的地方，僞托的可能性很大。故《搜神記》中〈女化蠶〉故事是否出自〈太古蠶馬記〉亦是可商榷的。女化蠶故事至唐《原化傳拾遺》〈蠶女〉一文，加入蠶女成仙——九宮仙嬪（嬪）而大致定型。（元）無名氏《三教搜神大全》的情節便與《原化拾遺》之載大同小異。」，頁3。

⁴ 章詩同注：《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289。

⁵ 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按：《博物志》〈異物志〉：『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嘔絲即歐絲；嘔，歐俗字。」，頁219。

⁶ 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14。

物志》)亦有相同的記載：「歐絲之野。女子乃跪。據樹歐絲。」⁷以上之論述，分別證明馬頭娘形象可上溯至先秦時期，惟故事內容、結構以及「女兒」最後變為馬頭娘之經過，則沒有詳細的記載。及至魏晉時期的《搜神記》〈女化蠶〉，「馬頭娘」的故事性，才大大增強。故事當中的「馬」、「女」以及「蠶」的元素齊全。其後，馬頭娘的形象以及內容在《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中的〈蠶女〉，有所改變。〈蠶女〉中的女兒最終化為「九宮仙嬪」。相對之前的記載，〈蠶女〉帶有濃厚的道家意味，馬頭娘的形象亦美化不少。以下作一簡表，排列出有關馬頭娘記載之演變：

《荀子簡注》〈賦〉	「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 ⁸
《山海經》〈北海外經〉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居樹歐絲 ⁹ 。」 ¹⁰
《太平廣記》〈歐絲〉出《博物志》	「歐絲之野。女子乃跪。據樹歐絲。」 ¹¹
《搜神記》〈女化蠶〉	馬、女、蠶（形象較為完整）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蠶女〉	仙化

三、各種蠶神

要知，中國神話中的「馬頭娘」有異於蠶神「嫫祖」。前者以自然形態為原型而創造出來的蠶神形象。換句話說，即是「推原神話」。後者則是由對蠶業創始人崇敬而創造的蠶神。以上界定，乃是根據學者劉守華（1935-）的〈蠶神信仰與嫫祖傳說〉而提出的。¹²故以下所列出的蠶神均是後者。此外，早期蠶神的形象，確是含糊，當中如《釋史》〈黃帝內傳〉：「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¹³在此則資料中，只記述蠶神之名，並沒有對蠶神外形作出描寫或形容。然為何蠶神信仰、崇拜遍佈大江南北？究其所以，或許早期中國民間以養蠶取桑為主要經濟來源，平民百姓對由蠶變為桑的自然生態過程，抱有好奇且不知其然的心理。故持有「萬物有靈」、¹⁴「生命一體化」等信念的中國人而言，¹⁵拜蠶神便應

⁷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952。

⁸ 章詩同注：《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289。

⁹ 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按：《博物志》〈異物志〉：『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嘔絲即歐絲；嘔，歐俗字。」，頁219。

¹⁰ 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14。

¹¹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952。

¹² 劉守華：〈蠶神信仰與蠶祖傳說〉，《高師函授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1995)，頁1-6。

¹³ 馬驢：《釋史》（上海：商務印書，1937年），頁34。

¹⁴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在分析神話的起源的時候，我們已經引用了某些關於原始智力狀況的材料。在這種智力狀態中，不僅是把個性和生命加到了人和其他動物身上，而且也力到了物品上面。我曾指出，我們看來沒有生命的物象，例如河流，石頭，樹林，武器等等，蒙昧人認為是活生生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告它們談話，崇拜它們甚至由於它們所做的

運而生。引用樂衡軍的「力動變形」和「靜態變形」，「馬頭娘」的轉化過程乃屬於「靜態變形」之一。¹⁶此外，作為一種行業，從事該行業的人民，當然希望所屬的行業神能庇佑他們，使工作順利、業績上揚等。就如江南農村的重要生產，是栽桑養蠶，吳越有句俗諺「上半年靠蠶，下半年靠田」，可見養蠶對當地農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生產，故養蠶這一行業當然不可忽略這種信仰。值得注意的是，蠶神的名目繁多，但整體而言，以蠶為農的人們，均稱蠶神為「馬頭娘」此一說法根據李喬（1934-）《中國行業神崇拜》有說：「蠶農供奉的馬頭娘等神統稱為蠶神。」¹⁷又說：「蠶農供奉的神有馬頭娘、嫫祖、蠶花五聖、三姑、苑窳婦人、寓氏公主、青衣神等。」¹⁸綜合以上兩種原因，可以推論出蠶神信仰為何散佈中國各地之原因。

雖然各地有蠶神崇拜的情況，但亦由於地域、時代背景、以至文化之差異等，影響蠶神有不同的形象、功能以及產生背景等。以下將會集中闡述三大蠶神，當中包括：嫫祖、青衣神、苑窳婦人以及寓氏公主。

1. 嫫祖

嫫祖早在《山海經》〈海內經〉有記載：「黃帝妻雷祖，¹⁹生昌意。」²⁰嫫祖即黃帝之妻，後生下昌意。又《史記》〈五帝本紀〉第一，亦有記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²¹這則資料均可證明，嫫祖乃黃帝的正妃。然以上的記載中，嫫祖與蠶或蠶神等形象並沒有直接關係及敘述。及至《隋書》〈禮儀志〉曾記載：「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嬪、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²²又《路史》亦記載：「伏羲化蠶，西陵氏之女嫫祖帝為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通鑒外紀》：「西陵氏之女嫫祖為帝妃，始教

惡而懲罰它們。」，頁 463。

¹⁵（德）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有一種基本的不可磨滅的生命一體化溝通了多種多樣形形色色的個別生命形式。原始人並不認為自己處在自然等級中一個獨一無二的等權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親族關係似乎是神話思維的一個普遍預設。（中略）人與動物，動物與植物全部處在同一層次上。在圖騰崇拜的社會中我們發現，植物圖騰與動物圖騰共肩而立。」，頁 105-106。

¹⁶樂衡軍：〈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中外文學》2:9/10：「一是力動的，一是靜態的。所謂力動的變形，指從某種形象蛻化為另一種形象，包括人、動植物、和無生物之間的互變。這也就是我們通常對變形一詞所習指的意思。靜態變形則須待稍周折的會解。它是如圖畫一般來陳述的，例如像山海經裡許多人獸同體互生的神話，或蛇身人面、或鳥首人身等等不一而足。」

¹⁷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北京：中國華僑出版，1990），頁 172。

¹⁸見《中國行業神崇拜》，上揭。

¹⁹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引郭璞云：「《世本》云：『黃帝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產青陽及昌意。』郝懿行云：『雷，姓也，祖，名也。』……《大戴禮》〈帝系篇〉作嫫祖。」，頁 337。

²⁰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頁 333。

²¹司馬遷：《史記》（長沙：岳麓書社，1988），頁 16。

²²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3），頁 145。

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從以上引文，可見嫫祖由黃帝正妃轉變為「先蠶」，並且有「教民育蠶」的形象。此外，再以行業神這一角度觀照蠶神嫫祖，其功能乃一行業的創始者，從事養蠶業者，均以嫫祖為信仰、崇拜對象。

蠶神嫫祖的傳說廣被華夏各地。根據劉守華〈蠶神信仰與嫫祖傳說〉有說：

曾繼全先生近年提出「黃帝正妃嫫祖是湖北宜昌姑娘」的論斷，受到人們的熱切關注他除了引《史記》〈五帝本紀〉和《路史》〈後紀五〉中的有關記述，考釋西陵地名即今之宜昌外，在所著《黃帝正妃嫫祖》一書中，還搜集了《教民養蠶的嫫祖娘娘》、《皇帝佬是山裡人的外甥》兩篇民間傳說，又該書所載尚允康先生撰寫的《西陵峽口「尋根問祖」記》一文，中也介紹了一個《嫫祖與軒轅成親》的動人故事。²³

又李喬《中國行業神》亦有載杭嘉湖地區，蠶農祀嫫祖的情況：

蠶神奉嫫祖，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云：北周始妃嫫祖為先蠶，後來蠶農之家必祭嫫祖，嫫祖是農村婦孺皆知的大神。又據蠶桑史家蔣猷龍研究，中國的蠶神可大致分為兩大系統：一是馬頭娘，一是嫫祖。嫫祖在民間稱嫫祖娘娘，不少地區祀之香火很盛。如杭嘉湖圩區雖主要祀馬頭娘，但仍有嫫祖之祀。《湖州府志》載：「湖州向奉先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嫫祖神位於照磨故署，……嘉慶四年，撫浙中丞以西杭嘉湖三府民重蠶桑，請建祠以答神貺，奏奉諭允，乃建廟於東嶽宮左，曰蠶神廟。」²⁴

從以上引文可以窺探出，蠶神嫫祖傳說之多及廣，而不同的嫫祖傳說，其故事結構、內容以至人物亦有所不同。就《中華蠶桑始祖故里行》、《西蔭氏找桑蠶》及《嫫祖養蠶》等，²⁵三篇嫫祖傳說，其為蠶神的過程；故事人物亦有所差異，現就

²³ 見〈蠶神信仰與蠶祖傳說〉，上揭。

²⁴ 李喬：《中國行業神》（臺北：雲龍出版社，1996），頁127-128。

²⁵ 有關《中華蠶桑始祖故里行》、《西蔭氏找桑蠶》及《嫫祖養蠶》之內容，見〈蠶神信仰與蠶祖傳說〉，上揭：《中華蠶桑始祖故里行》：「當地（四川北綿陽市鹽亭縣）民間傳說嫫祖出生在嫫祖山嫫祖坪嫫祖穴，原名王鳳。因在外採野果，發現野蠶吐絲，便把野蠶蟲捉回家來餵養，並琢磨出了一套抽絲做衣服的技術。被人們推選為西陵部落的首領。『這吟中原部落的青年首領軒轅卞外訪賢，發現女首領王鳳在西陵的偉大功績，便向她求婚，貼為夫婦，後封為元妃，後世人尊稱她為嫫祖。』」又說：「《西蔭氏找桑蠶》說古時黃帝軒轅和他的老婆西蔭氏，見人們只能用樹葉和獸皮擋風遮雪，心裡焦急不安，後在夢中經一白鬍子老人指點，到嶗山東海裡的扶桑大仙，送給她桑樹種子和蠶子，回來撒在山坡上，『長出了好多好多綠油油的小桑樹，機葉上爬滿了小磁，這些小蠶正在大口大口地吃著又嫩又綠的桑樹葉子。有了桑樹，有了蠶繭，西蔭氏又教人們抽絲，織布做衣裳。』」又說：「它講古時在中條山北面有一片茂密的桑林，林邊座著一個村莊，每當太陽出山，桑陰遮著村莊，人們便叫它西陰村。西陰村裡有個嫫祖姑娘，父親是黃帝手下的一員大將常年征戰在外。女兒思念父親，曾對著身邊的一匹小白馬笑著說：『你要是能在軍中接回我爹，我就和你成親』。哪知小白馬真的出門去將其父馱回。父惱怒，射殺白馬。嫫祖十分悔恨、哀痛，鄰女雪

三文作一比較如下：

作品名稱	《中華蠶桑始祖故里行》	《西蔭氏找桑蠶》	《嫫祖養蠶》
人物	王鳳（即嫫祖）、年青首領 軒轅	黃帝軒轅、西蔭 氏、白鬍子老人	嫫祖姑娘、父親、 黃帝
嫫祖的出身	嫫祖山嫫祖坪嫫祖穴，原名 王鳳	黃帝軒轅和他的老 婆西蔭氏	中條山北面有一片 茂密的桑林，林邊 座著一個村莊，每 當太陽出山，桑陰 遮著村莊，人們便 叫它西陰村。西陰 村裡有個嫫祖姑娘
成蠶神經過	因在外採野果，發現野蠶吐 絲，便把野蠶蟲捉回家來餵 養，並琢磨出了一套抽絲做 衣服的技术。	夢中經一白鬍子老 人指點，到嶗山東 海裡的扶桑大仙， 送給她桑樹種子和 蠶子，回來撒在山 坡上，『長出了好 多好多綠油油的小 桑樹，機葉上爬滿 了小磁，這些小蠶 正在大口大口地吃 著又嫩又綠的桑樹 葉子。有了桑樹， 有了蠶繭，西蔭氏 又教人們抽絲，織 布做衣裳。	鄰女雪花咒罵小白 馬，被馬皮裹起翻 卷而去，在野地裡 變成蠶。嫫祖養蠶 吐絲

從上表比較可知，不同地方的蠶神均有相異的故事結構。當然，嫫祖成爲蠶神的過程亦有所不同。但三者相同之處，是嫫祖與軒轅黃帝結成夫婦。

2. 青衣神

有關青衣神的記載並不多，但憑已發現的記載當中可知，青衣神是蜀地的一位養蠶人，後人因其教曉人民養蠶取絲，故把他奉爲唯一的男蠶神。²⁶此外，青衣神出現於蜀地，後被人民封爲蠶神原因之一，或許是跟蜀地之「蜀」字有關。根據袁珂《中國古代神話》有說：

遠古時代的蜀國，第一個稱王的，是蠶叢，他曾經教人民養蠶。
「蜀」字甲骨文作 或 ，畫的就是一條蠶，可見古時四川地方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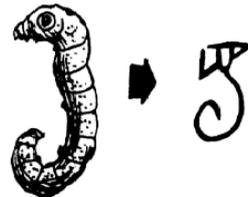
花咒罵小白馬，被馬皮裹起翻卷而去，在野地裡變成蠶。嫫祖養蠶吐絲，進獻給打敗蚩尤的黃帝，黃帝愛慕嫫祖，便和她結成夫妻」。

²⁶ 見《中國行業神》，上揭：「《畫訣》祖師神馬名位中有蠶農所奉青衣神。青衣神即蜀地先王蠶叢氏，其被奉爲蠶神，因相傳其教民蠶事。」。

蠶事業的發達。那時候人民生活簡單，沒有一定的住地，只是隨著他們的國王蠶叢到處遷移，蠶叢所到的地方，那裡馬上就成了熱鬧的蠶市集。蠶叢這一族人，眼睛生得很特別，是向上直豎的，他死後用石棺埋葬，人民也都仿效他的辦法，死後用石棺的墳，叫做「縱目人冢」。²⁷

又根據李樂毅於《漢字演變五百例》有說：

「蜀」的本義是指「蛾蝶類的幼蟲」。甲骨文「蜀」字是象形字。後來加了「虫」旁，又寫作「蠋」。《詩經》：「蠋蠋者蜀」。²⁸



袁珂及李樂毅均從文字上闡述「蜀」一字的字形，以象形文字解說蜀地與蟲有關係。由是觀之，生在蜀地而同時教百姓養蠶的蠶叢，便順理成章成為蜀地的蠶神。此外，青衣神蠶叢的來由，於《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亦有記載：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罔不靈驗，呼之曰青衣神。青衣神縣亦以此得名。（後略）²⁹

綜合以上的說法，蜀地青衣蠶神亦以教民養蠶取絲為要。然青衣神有別於其他的蠶神，那就是青衣神乃是蜀地的一個男性蠶神。

3. 苑窳婦人、寓氏公主

漢代作為蠶神的主要是苑窳婦人及寓氏公主，有關兩者的記載於《後漢書》〈禮儀志〉上，亦可知一二：「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³⁰禮以少牢。」³¹從這段引文可見「祠先蠶」是指祭祀蠶神苑窳婦人及寓氏公主，由是觀之，苑窳婦人及寓氏公主早於漢朝已出現。但有關二者的出生記載，至今仍鮮見於歷朝典籍中。有學者對此作出深入研究，推斷出苑窳婦人及寓氏公主的出生：

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又稱馬頭娘。唐《乘異記》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謂馬頭娘，以祈蠶。」早先，人們只知道馬頭娘為蠶神，並不認為馬頭娘就是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近年，在四川鹽亭

²⁷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239。

²⁸ 李樂毅：《漢字演變五百例》（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314。

²⁹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317。

³⁰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引注：「《漢書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視）〔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諸天下官〔下法〕皆詣蠶室，（亦）〔與〕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成（法）〔治〕。』」，頁 3110。

³¹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3110。

縣金雞鎮發現的唐碑〈嫫祖聖地〉，才揭示了馬頭娘就是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碑文說：「嫫祖宮距地千丈，總殿五層。宮前設先蠶壇，宮內塑王母、軒轅、嫫祖、伏羲、燧人、神農、岐伯、風后、常伯等一百二十六尊聖像。宮之併殿為嫫祖殿，敬塑嫫祖、馬頭娘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三尊聖像。³²

就如引文所說，苑窳婦人及寓氏公主同是蠶神馬頭娘。（見圖二）又（宋）《蠶書》〈禱神〉條，亦有記載：「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四者神實惡之。」³³同樣指出拜祭苑窳婦人及寓氏公主的情況。

四、有關中國各類蠶女（馬頭娘）神話之比較

雖說蠶神傳說或信仰，已在中國各地流傳很廣，各種體系或形象已大致建立，但回顧文學上的馬頭娘神話，其形象以至內容亦隨時代而有所轉變。以《搜神記》〈女化蠶〉及《原化傳拾遺》中的〈蠶女〉作一比較，馬頭娘的形象及結局均有明顯的差異。是隋時的作品，也是四篇文章中最少宗教色彩的一篇，同時內容方面和其他較有分別的。

1. 人物方面

人物方面，《搜神記》〈女化蠶〉中沒有母親一角，但《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蠶女〉（引自《原化拾遺傳》）加插了母親一角，而〈蠶女〉中的母親扮演了「起誓者」這重要角色，使兩者的結局截然不同。〈女化蠶〉中，女兒因為想念父親，故：「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雖然她是對馬說話，但她只是玩笑成份。後來馬兒真是替她找回父親，父親知道女兒起誓故把馬射殺。女兒走到馬前對牠說這是牠自討苦吃，妄想「取人招為婦」。她不但一點都不同情馬因她而死，更可惡的是她對馬兒落井下石。馬兒替她達成心願，她不單止不遵守諾言，下嫁馬兒為妻，在父親射殺馬兒後她還與鄰居在馬皮上嬉戲：「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招為婦，耶此屠殺，如何自苦。』」所以最終得到「女及馬盡代為蠶而績於樹上」的惡果。從傳統中國道德層面看，女兒犯下了「知恩不報」的禁忌，推進一步聯想，可以說是「不忠」。女兒不忠守承諾，下嫁馬兒，違反了道德層面的界限。再從佛家思想出發，女兒嬉戲於馬皮上的「因」，種下被馬皮卷走之「果」。這種結構，或許是傳統中國道德觀的信念。

相對於〈蠶女〉而言，故事中的起誓者是女兒的母親：「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由於父親抗拒女兒下嫁馬兒，故違反諾言。最後，女兒的

³² 伏元杰，李新泉著〈蠶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考〉，《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3卷第3期2003年8月，頁18。

³³ 秦觀：《蠶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3。此外，須註明一點，見李喬《中國行業神》提及：「天駟星是所謂『馬祖』，蠶與馬有關，便與天駟星也有關。」

結局雖是「女行過其側，馬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同樣被馬皮捲去，但較之〈女化蠶〉的女兒，〈蠶女〉中的女兒所承受的「罪」或「孽」較輕，故最後女兒雖死，但「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獲得上帝的欣賞，而成爲可以「乘雲駕此馬」的「九宮仙嬪」。此外，亦由於〈蠶女〉中加插了母親作爲起誓者，故女兒從根本上看，沒有違諾之疑。加插母親一角，實消除了女兒的罪，而且把女兒之死帶有濃厚的無辜感。但從積極面看，女兒雖化爲馬頭娘，但後來可成爲「九宮仙嬪」，某程度上，這是一種對女兒的補償。

故〈蠶女〉不但繼承〈女化蠶〉的故事梗概，而且還改編了〈女化蠶〉的結局，使女兒成爲馬頭娘之經過道教化，由此可見二者之異。以下嘗試以表列方式，勾勒出兩篇文章的人物、起誓者、殺馬者、違諾者以及結果之異同：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蠶女〉	《搜神記》〈女化蠶〉
人物	女、父、母	女、父
起誓者	母：「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	女：「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
殺馬者	「父怒射殺之。」	父：「於是伏弩射殺之。」
違諾者	「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	「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招爲婦，耶此屠殺，如何自苦。』」
結果	女：「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於天。』」	「女及馬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

從以上圖表，我們可以得知其實有關蠶女的故事基本上大同小異，但有一點我們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成書的日期越後，它的道教色彩越爲濃厚、仙化越深。

2. 門閥觀念的消滅

另外，《搜神記》〈蠶女〉一文中也有一句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父親說的「勿言，恐辱家門」一句，這一句是其他各篇有關蠶女馬頭娘的神話中所沒有的。鍾敬文在《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中提到這一句：「未必不是尊重門閥之魏晉人所增加的」，也就是說因爲魏晉之世人們門閥觀念很重，當時的人也就可以自己的觀念如是，便將之加在有關蠶女的神話之中。隨著時代發展，門閥觀念也在唐代中淡化了不少，所以唐代的《太平廣記》便沒有了這門閥觀念的痕跡。

五、中國蠶女神話與日本蠶神神話類型之比較

中國與日本的蠶桑有很大的關聯的。眾所周知，中國與日本都是以稻、蠶桑爲基礎文化的民族。自古以來，稻作與蠶桑都是中日兩國的衣食之源。故圍繞稻作、蠶桑起源的神話傳說，內容均是極豐富且源遠流長。此外，中日兩國的稻作、蠶桑

起源傳說的比較研究，日本的伊藤清史開創先河。

根據曹建南研究，他認為伊藤清史的研究不夠深入。這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只能著眼於情節的類同、變化及其他傳說的複合，對於其中的特點沒有深入探究。另一方面，對蠶桑起源的分類、歸納也欠全面。曹氏在中國歷史文獻紀錄和現代所採集各地方有關蠶桑起源傳說故事來分析，將這些蠶桑傳說故事分為三大類，現表列如下：

桑蠶傳說的類型	中國	日本
帝王始蠶型	<p>情節： 敘述由帝王或地位近似於帝王的高貴夫人首創蠶桑起源的傳說故事</p> <p>目的： 統治階級把文化的創造歸功於古代皇帝和帝王同屬於統治者的貴族夫人</p>	
化身變蠶型	<p>情節： 敘述某個有神通法力的人自己變化為蠶。</p> <p>目的： 儒、佛、道三教在民間競爭「市場」的產物</p>	
死體化生型	<p>情節： 敘述由死體變化為蠶的故事</p> <p>目的： 1.敘述桑蠶的起源 2.說明蠶神的來歷 3.解釋一種習俗產生的原因</p>	<p>情節： 1.金色姬的傳說 2.蠶馬故事 3.縵女化蠶的故事</p> <p>目的： 1.敘述桑蠶的起源</p>

1.第一類——帝王始蠶型

這類故事是敘述由帝王或地位近似於帝王的高貴夫人，首創蠶桑起源的傳說故事。這類傳說的目的是，統治階級把文化的創造，歸功於古代皇帝和帝王同屬於統治者的貴族夫人。這類傳說，最著名的是黃帝元妃嫫祖創造蠶桑的傳說。嫫祖始蠶之說，最初見於宋代，羅沁《路史》後記五，其文曰：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蠶，故祀先蠶。」把嫫祖奉為養蠶的創始人。將嫫祖奉為先蠶，則最初見於北周。然北周之前的記錄，一切有關嫫祖的事跡，都與蠶沒有關係。更值得可疑的是，於北周祀嫫祖為先蠶之前，北齊曾經將黃帝祀為先蠶。根據《隋書》〈禮儀志〉記載：「每歲季春谷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大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所以，元妃嫫祖始蠶的傳說，並非自上古承傳而來的民間傳說。

日本則沒有帝王始蠶型的蠶桑傳說。

2.第二類——化身變蠶型

這類情節是敘述某個有神通法力的人變化為蠶，衣被天下的故事。這類傳說故事是古代儒、佛、道三教在民間競爭「市場」的產物。儒家的化身變蠶型代表人物

有伏羲，而佛教的代表人物有馬鳴菩薩，道教的代表人物則有玄名真人。除了伏羲化蠶沒有具體情節之外，佛教的馬鳴菩薩和道教的玄名真人都具有變化的能力。他們可以變身為蠶，又可以變回原身。

儒家

（宋）羅泌《路史》，（元）王禎《農書》，（明）郎瑛《七修類稿》及（清）魏崧《壹是紀始》等亦引《皇圖要覽》之說：「伏羲化蠶」。由此證明，儒家試圖建構在蠶神上所付出的努力。對伏羲事跡的記載，最早見於《易經》的《系辭傳》，其中不乏伏羲首創八卦，發明魚網，教人漁獵的記述。而後世《王子年拾遺記》、《抱朴子》中亦有同樣的記載，但有關記載與蠶桑無關。故不難推測伏羲化蠶之說，是儒家為創立自己的蠶神而假托於伏羲的。

佛教

佛教的馬鳴菩薩本是印度高僧、佛教理論家及佛教詩人，以辯論見稱。這些事與蠶桑並無關係。佛教或許受到傳統中國「蠶馬同氣」的思想影響，加上隋唐以後，馬頭娘傳說被道教利用，蠶神馬頭娘被視作「九宮仙嬪」，而供奉於道觀。由於信奉者甚多，故到宋代，便出現馬鳴化蠶的佛教故事。（宋）道原《景德傳燈錄》有載：「師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這種佛教故事，不是由印度傳入，而是佛教為了樹立己派為蠶神，以便於蠶桑業在發達的地區獲得更多的信徒。因此，可以說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

道教

道教除了在《搜神記》中〈女化蠶〉改編為《原化傳拾遺》中的〈蠶女〉，收入一些道教經典，如《墉城集仙錄》、《三洞群仙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等。此外，還創造了玄名真人化蠶的道教故事。一本集道教經典於大成的《道藏》內有《太上說利益蠶王妙經》，敘述靈寶天尊遣玄名真人化身為蠶，教民經絡機織的故事，當中有說：「此身變化之後，經餘年歲，復歸本身」。但這位化身變蠶的玄名真人，未能在民間信仰中取得一席位。

而日本也是沒有這化身變蠶型的蠶桑傳說故事。

3.第三類——死體化生型

這類神話故事的情節，是敘述由死體變化為蠶的故事，而蠶馬故事是屬於這一類型。中國的蠶馬故事，經歷了神話階段，仙話階段到現代民間故事階段這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它的目的有三，第一是敘述桑蠶的起源，如《搜神記》中的〈女化蠶〉。第二是說明蠶神的來歷，如（唐）孫顏《神女傳》的〈蠶女〉。第三是解釋一種習俗產生的原因，如湖南花垣的《女兒蟲的故事》。雖然這類蠶桑傳說的主題

很多，但故事中的三個基本元素（即馬、女和蠶），和三大基本情節是維持不變的。（即馬死剝皮、馬皮卷女而去和馬女化蠶）它的主題多樣，但情節單一，是中國蠶馬故事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特點。

死體化生形的另一個類型是女性縊死體化蠶的故事，如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以《養蠶的起源》為題，記錄了乾城楊宏印述的一個女性縊死體化蠶的故事。

日本方面，存在著一些死體化生形的蠶桑傳說。日本自古以來就便開始從事蠶桑活動。《三國志》〈魏志〉的「倭入傳」，記載當時的日本人已有「蠶桑」。但當時日本人的蠶織生產技術只處於原始階段，據《日本書紀》所載：「口裏含蠶得抽絲」，即是把蠶蟲含在口裡進行抽絲。後來，中國的秦代人和漢代人經朝鮮移居日本，把中國的蠶桑機織技術傳播到日本。故中國不僅傳入蠶桑傳說到日本，而且將蠶桑機織技術亦流傳到日本。

日本的死體化生形蠶桑傳說有三大情節。第一，是金色的傳說。這是日本流傳較廣的蠶桑傳說之一，流傳地區以茨城縣為中心。第二，是蠶馬故事。這是經由中國傳到日本的傳說，在情節結構上，豐富多樣，流傳地區分佈至全日本。第三，是縊女化蠶的故事，於鹿兒島流傳。此外，蠶神故事廣披於日本之目的，或許是敘述桑蠶的起源。日本經歷漫長的蠶桑生產，民間形成了很多關於桑蠶傳說故事。經過日本的民俗學家長期努力，把這些故事記輯錄成文，為日後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中國創造蠶桑故事有異於日本。其不同之處，中國的蠶神故事，涉及政治和宗教的目的，不只是單純地道的民間產物。反之日本，蠶桑故事沒有涉及政治和宗教的目的。即使有一些是由中國傳入，仍可算是民間地道產物。

日本的馬女化蠶傳說，即〈女化蠶〉之蠶馬故事，是由中國傳到日本的。關於傳播途徑，柳田國男於《大白神考》內指，具有解讀漢籍能力的日本知識人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實上，江戶初期，日本的儒學者林羅山曾經以「馬頭娘」為題，將蠶馬故事譯為日文，並收入《怪談全書》。及至江戶後期，蠶種商人上垣守國於他所著的《養蠶秘錄》內，亦介紹中國的蠶馬故事。此外，亦因為他推銷蠶種的關係，需要與各地蠶農溝通。所以當他傳授蠶桑技術之同時，很可能將中國的蠶馬故事傳播到日本蠶農。

現試以中國的〈女化蠶〉與日本的〈蠶的起源〉作比較。

首先是主題多樣，情節單一的中國蠶馬故事流傳至日本後，在承傳過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見於小姐與馬的關係。中國的蠶馬故事，大多提及立了功的馬，希望按照約定條件，娶小姐為妻。但小姐一般不願意嫁給一匹馬。較之日本的蠶馬故事則不同，它們大多是描述馬與小姐是相愛的，他們在馬棚幽會，而最後亦多結成夫妻。簡而言之在，一般情況下，中國的小姐都很薄情，當這樣的故事流傳

到日本後，小姐就變成了一個多情少女。這個變化，與日本農家住的地方設計有很大關係。日本東北地區的「曲屋」，平面圖呈“L”型，人和馬生活在同一屋簷下，養蠶又係同一屋簷下。家人坐在屋裡吃飯，馬在一旁吃草，家人在一起說話時，馬似乎也在一旁傾聽，造成人與馬的親密關係。馬某程度上成為家庭的成員之一。日本東北地區，照料馬的工作，一般是由年輕的女子或媳婦負責的。正因為這樣的勞動分工，培養了日本農家少女對馬的那種親近的感情，反映在民間故事裡面。

六、總結

綜合全文，從神話方面切入，根據袁珂的說法，〈女化蠶〉中的馬頭娘屬「推原神話」之一。「推原神話」試圖尋找、推想每事每物之起源，而〈女化蠶〉是透過神話追溯出，蠶之起源。由是觀之，養蠶業乃中國經濟來源之一，農民希望有穩定的收入，故奉某一神祇為蠶神。另一方面，由於馬頭娘的神話廣被中原，故各地區不同的蠶神故事便附會其中，形成不同的蠶神崇拜。

七、附圖：

(一)



(二)

圖 神 (『皇書』中華書局出版より)



養蚕守護仏の馬鳴菩薩尊像
〔福島県伊達村安藏寺如来堂 今野円範『馬娘婚譚』より〕

(三)



再生の呪物としての玉蚕
〔真崎守画 『東京新聞』1979年3月1日夕刊より〕

圖（一）、（二）及（三）均來自：伊藤清司著：《日本神話と中國神話》（東京：學生社，昭和54年）

(四)



(五)



圖(四)及(五)均
搜神大全》(上海：
年)

來自：《繪圖三教源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參考書目：

- 袁珂著：《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 袁珂著：《中國神話史》，臺北市：時報文化，1991年。
- 章詩同注：《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 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馬驥著：《釋史》，上海：商務印書，1937年。
- 泰勒著：《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
- （德）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
- 李喬著：《中國行業神崇拜》，北京：中國華僑出版，1990年。
- 李喬著：《中國行業神》，臺北：雲龍出版社，1996年。
- 司馬遷著：《史記》，長沙：岳麓書社，1988年。
- 魏徵著：《隋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3年。
- 袁珂著：《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 李樂毅著：《漢字演變五百例》，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1992年。
-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秦觀著：《蠶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參考論文：

- 劉燕萍著：〈難題求婚中的人獸婚——論《搜神記》中槃瓠和女化蠶神話〉，《漢魏六朝文學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浸會大學主辦，2003年12月）。
- 劉守華著：〈蠶神信仰與蠶祖傳說〉，《高師函授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
- 樂衡軍著：〈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中外文學》2:9/10。